



小游擊隊員

楊卡·馬夫爾著

少年兒童出版社

小游擊隊員

楊卡·馬夫爾 著

兩 普 比 娜 俄 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少年兒童出版社

Янка Маэр
РАССКАЗЫ

Детгиз 1953

本書原名《故事集》。這些故事，作者原來用別洛露西亞文字寫，由爾·魯比娜譯成俄文，這中譯本是由俄譯本轉譯的。

書號：譯 0049 28 開本 45 千字 定價 3,200 元

小游擊隊員(高)

著者	揚卡·馬夫	爾
俄譯者	爾·魯比	娜
譯者	丁	如
校閱者	姚	以恩
繪圖者	勃·馬爾凱維奇	奇
出版者	少年兒童出版社	
	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一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	

1953年12月初版 1954年7月2版 印數12061-1708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肆號

楊卡·馬夫爾

爾·魯比娜

楊卡·馬夫爾（原名伊凡·米海洛維奇·菲堯陀羅夫），一八八三年五月十一日生在聖巴瓦城。

這位後來成名的作家，自小就知道無情的貧窮。母親在唯一維持家庭生活的丈夫死了以後，不得不帶着這孩子搬到鄉下她父母那裏去住。她是個聰明、有膽量的女人，她對她兒子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響。泥屋裏死氣沉沉的生活、孤獨、繁重的零活沒有磨損她的銳氣。她是這村子裏第一個把自己的兒子送到離家三十五俄里一所小學裏去的人。在這個學校裏唸書是不怎麼容易的，因為一百八十個學生總共祇有一個教師。

這孩子在小學畢業後，花了很多精力才考入了柯夫諾（今名考那斯）的一所工藝學校，後來又進了波涅維什的師範教會學校，他在畢業之前，因為「不信神」差一點被開除出來。過了一些時候，楊卡·馬夫爾以同等學歷的資格參加了爭取小學教師稱號的考試。他在一個「新地」小鎮裏教書，後來又在離鮑里索夫城不遠的裴恰村當教員。

在這個時期裏，楊卡·馬夫爾接近了一個大學生的革命團體。常常有許多大學生聚在他家裏秘密閱讀火星報。

一九〇六年夏天，由雅庫勃·柯拉斯發起，在米高拉也夫希那村裏召開了一次具有革

命思想的別洛露西亞教師的祕密代表大會。會上馬夫爾第一次和柯拉斯會見。警察局偵悉了關於大會的情報。這件事的後果，就是全體參加會議的人被禁止在國立學校工作。過了五年，馬夫爾才在明斯克的一所私立學校裏找到了工作。

楊卡·馬夫爾在蘇維埃政權時代才正式成爲一個作家。

他在自己第一部中篇小說獨人行中，就表現出他是寫科學冒險小說的能手。他的作品的地方背景常常是中國、意大利、印尼、新幾內亞、火地島。中篇小說獨人行、在天堂鳥的國家裏、水的兒子和長篇小說阿默克的主題，有的是描寫被奴役民族反對帝國主義者的革命鬥爭，有的是描寫人類征服自然所獲得的勝利。

楊卡·馬夫爾以蘇維埃時代生活爲主題的兩個中篇小說坡列西的魯濱遜和TBT（註），培養人們熱愛祖國的大自然和勞動，教導人們勇敢地去克服一切障礙。

在楊卡·馬夫爾的書中，有許多地理方面和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在這些書中，對各國的植物世界和動物世界有美麗動人的描寫。

楊卡·馬夫爾的許多引人入勝的作品，在別洛露西亞爲幾代年青讀者所愛不釋手。甚至不僅年青讀者愛讀它們。別洛露西亞的民間詩人楊卡·庫巴拉開玩笑地自稱是馬夫爾的第一個讀者。

我們收在這本選集裏的幾篇小說，是在他文學生涯的各個不同年代中寫成的。作者不

（註）TBT唸成「特符特」，是軍隊中的番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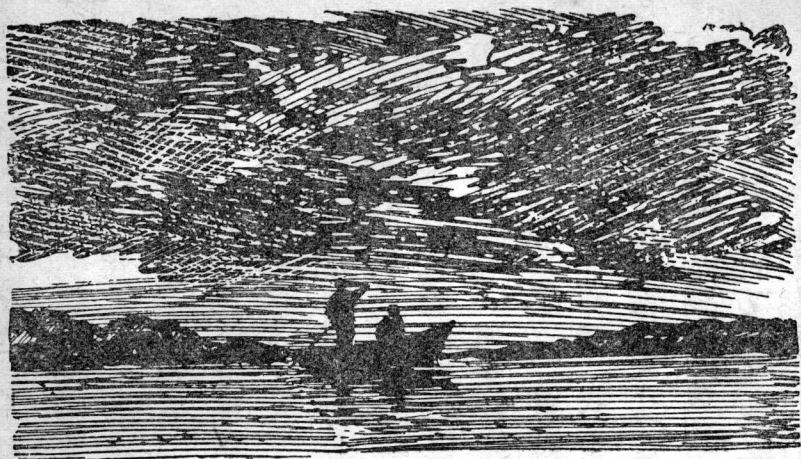
管是寫剛開始認識這充滿奇蹟的世界的小孩或是寫比較大一些、已經需要接觸生活中一定的困難並且戰勝它們的孩子，這些孩子對作者都是非常熟悉、親切和可愛的。對蘇維埃兒童的熱愛，正是把這幾篇小說連貫起來的一種感情。

楊卡·馬夫爾的作品，在別洛露西亞出了許多版。

他有好幾本書已經譯成了俄文、烏克蘭文、立陶宛文、波蘭文、捷克文和其他許多文字了。

目 錄

楊卡·馬夫爾	二
爾·魯比娜	二
一家人家	一
在冰塊上	一九
馬克辛卡	二六
小游擊隊員	四〇
環屋旅行記	六三



一家人家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一八年一個漆黑的秋夜裏。

我站在德聶泊爾河的左岸望着對岸。那裏就是我們的M城（註），它現在落到德國鬼子手中了。而我必須渡到那邊去。

河上的濃霧掩住了城市，只能看見城裏爲數不多的幾點亮晶晶的燈火。右岸相當的高，所以看過去那些燈火像是在天空中閃爍。受託把我渡過河去的一個同志，解開了小船的纜繩，說：

「坐下吧！」

他把一支步槍放在船底下，我身上藏着

（註）「M」是一個俄文字母，唸做「姆」。

手槍。爲了不發出響聲，那同志用一根槩站着搖船。我們就這樣開始祕密「越境」——從我們的一邊岸上渡到對岸（註）。

小船盪得很輕，即使在旁邊也不能聽見一點聲響。過了幾分鐘，陸地完全看不見了，我們就像在大海中一樣。再過一會兒，對岸才開始隱約可見。我們是在渡向城市的右郊。我們開始辨別出許多樹木和房屋的輪廓，辨別出許多窗戶裏透出來的朦朧燈光……

最緊張的關頭，比就要進行的登陸還要危險的關頭迫近了。人在岸上可以很快就躲起來，可是船呢，它在老遠各方面就看得見它。或許有人在注意我們，可是我們沒處藏身。我們一面前進，一面屏住呼吸，緊張地注視着黑暗，側耳傾聽有什麼聲音。可是岸上的小物體我們看不清，那麼，從那裏看出我們的小船也就不怎麼容易了。謝謝濃霧！

船頭終於靠到了岸邊。我一跳就跳上岸，向灌木叢生的陡坡跑去。上面也不知是個花園，還是個菜園。突然我後面傳來了槍聲、吆喝聲。在向誰開槍呢——向我還是向我的同志？我朝四周看了一看。小船已經離岸十公尺光景。沿河有兩個人從不同的方向跑來：一個離船近些，另外一個要遠多了。

我搞不清楚他們發覺了我們中的哪一個。我沿着一個被水沖毀了的谷地爬到了上面，翻過柵欄，來到一座花園裏。可是就在那個時候，狗叫了起來，這對於我來說，比岸上已經沉寂下來的槍聲和吆喝聲更可怕。

有一條狗在花園深處一座屋子旁邊叫着；牠並不向我跑過來——一定是在什麼東西上縛住了。

我沿着柵欄跑了幾步，跳過了它，跳進了鄰家的一個院子，再從那兒潛到街上。我開始鎮靜而堅定地邁大步走，像一個在當地住了很久的居民一樣。

離這裏不遠有一座房子，我就是被派到那裏去的。在我面前有一項任務，就是：不要被任何人看見我跑近這座房子。大家都知道，要不被人注意，最容易就是在周圍人很多的時候。可是這裏街上差不多一個人也沒有。這就是說，每一個行人即使不是存心，也會發現另外一個人的。要是我在人羣中的話，我就一點也不會注意到在街的另一邊和我同方向走着的那個人了。我當時就看出他是個高身材的人，背有點駝，穿一件領子豎起的棕色大衣，戴一頂便帽。他掉頭向着我發出腳步聲的地方看，我對他打量一下，同樣，他也朝我看了一看。要是巡邏隊向他問起有沒有在街上看到誰，他就可能把我的外形和向什麼地方去都說出來。

我向左轉了個彎，等那人走開再回到原來的地方。我不得不這樣做了三次，才來到我需要去的那條路。在那條路的盡頭的十字路口，我忽然看見有三個騎馬的人。他們停在那地方不動，顯然是在找什麼人的蹤跡。過了一會兒，其中一個留在十字路口，一個向左轉彎，另一個把馬轉向我這一邊來。他騎在馬上走得很慢，看來，我沒有被他發覺。我敢斷定他們正是在搜索着我。

我拐了個彎進了一條街堂，又拐進了另一條街堂，朝城外走去。我可以在那邊的隨便什麼地方宿一夜，明天就安安定定回到城裏來。

愈走過去，小路就愈窄愈髒。在一條小路上，不知從哪一面有一陣馬蹄聲傳到了我的耳裏。我兜了好久的圈子，偷偷地走過了幾個菜園，終於走到了田野裏。

直接的危險已經過去了。我逕直地走，溜到了一條小路上。不到十分鐘，這條路就把我引到幾座屋子跟前。在最簡陋的一座屋子裏，像迎接客人似地射出了煤油燈的亮光。

「在這窮人的家裏，我也許能找到一個藏身的地方，」我想。一點沒有想錯：他們連看也沒仔細看，問也不問我是誰，就讓我進了屋子。

「我們怕什麼呀？」當我表示對這一點有些奇怪的時候，屋主人這樣說。

「好人嘛，我永遠歡迎，壞人嘛，自己也不會上我這裏來。他能在這兒找到什麼呢？除了一堆孩子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有啦。」

「他們生來自找苦吃，還叫人吃苦！」女主人嘆了口氣說。

顯然，那些孩子是這家人家的大問題。屋主夫婦一開口就說到他們，並不是偶然的。

「讓他們快一點把自己的脖子扭下來吧！」主人像是自言自語地嘀咕了一句。

「誰？」我驚奇地問。

主人聽到我的問話中有詰詢的口氣，就倒退了一步，注意地看着我，很沉着地說：

「對不起，先生，我不知道您是怎麼樣的人……或許您對德國人有另外一種看法……我是沒有什麼可以感謝他們的。」

我笑起來了。原來這位好心腸的主人一面在想他的孩子，一面說的是給他們帶來不幸的傢伙。他對着別人這樣詛咒佔領者，却一點也不懷疑自己會找錯了對象。

我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說：

「好同志！我剛才就是從那邊來，我自己正要躲過德國鬼子哩！」
於是我們大家都覺得輕鬆起來了。

「請坐！」主人夫婦同時說。

我坐下來看了一眼。屋子很小，很舊，地上是泥的，開着幾個很小的窗子。一張桌子、兩條板凳、一隻爐子佔去了房間三分之一的地位，還有一張吊床——大家都睡在上面。

主人的身材很高，很瘦削，有一把尖尖的鬍子；他的年紀在四十左右。一件粗布襯衫穿在他身上像掛在一根棍子上一樣。女主人——一個臉上總是一副擔心事神氣的瘦小女人——年紀可以說三十五歲，也可以說五十歲。

我再看了一下那「一堆孩子」。桌子旁邊一個不滿十歲的男孩子在注意地看着我的一舉一動，聽着我的每一句話。他旁邊站着一個五歲左右的小孩，掛着一張骯髒的小臉，伸長了脖子。這小孩剛剛睡醒，從吊床上爬下來，睜大了眼睛看着我這個不平常的客人。一個有亞麻色頭髮、尖鼻子、藍色大眼睛的八歲上下的小姑娘羞怯地坐在板凳的邊上。吊床上還站着一個生瘰癧的七歲模樣的男孩子，在他腳邊，伸手伸腳地躺着一個兩歲的女孩子。爐子旁邊的木盆裏有一個吃奶的嬰兒在睡覺。

「難道你們就是這樣生活的嗎？」我衝出了一句話。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女主人的臉上浮現出一絲苦笑。

「我經常到城外去打零工。可是如今的收入又有多少！」主人搖搖手說。

「有地嗎？」

「有一個菜園。我們就靠它吃。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主人自己打斷了話頭，移近了我問：「您最好是講一講那邊的情形。我們的軍隊是不是快來了？」

在別洛露西亞的各個地方，這個問題，我不知聽過多少遍了。

我開始告訴他們，列寧和斯大林在號召人民和敵人鬥爭，工人們紛紛參軍

……

街上傳來了馬蹄聲。我馬上從窗邊跳了開去，掏出了手槍。

「把燈熄掉！」女主人低聲說。

「不用，」主人表示反對。「這樣他們馬上就會猜想到我們心虛。」

我同意他的話，自己想走到門邊去。

「等一等！」主人止住我，他把臉貼在玻璃窗上。

他的頭掩住了整個窗子。我們屏住了呼吸等着。

「他們現在在最靠邊的一座房子旁邊……」主人低聲說。「看樣子是要挨

戶搜查所有的房子……唔，在敲門和喊叫……」

只留下幾分鐘給我支配了。或許還能跑掉。現在一切要看敵人是不是一定知道我在這個村子裏，或者僅僅是懷疑吧了。在田野裏沒有人看到我，這點我是絕對相信的。祇有出城的時候或許在哪條街上被他們發現了，他們於是到這裏來碰碰運氣。德國鬼子在這裏搜我搜得有多緊，這要看他們的消息靈通程度而定了。

無論如何，很難想像德國鬼子會笨到這種地步：搜索時村子四周不放警衛。這些想法在我頭腦裏一閃，比這裏所描述的要快得多。就在那時，主人好像猜到我在想什麼，就說了：

「左邊，房子後面站着一個騎兵……」

果然如此——村子被包圍了。怎麼辦呢，試着衝出去吧？

「幹嗎要去送死？躺到牆邊吊床上去，我們再把孩子放在你上面，」女主人向我建議。

「對！」主人表示贊同地說，他並不把頭掉開窗子。

我同意了。我立刻在牆邊躺了下來，他們把各式各樣的破布條一古腦兒堆在我上面，把孩子們橫放在吊床上貼住我，頭靠着我當枕頭。睡着的小女孩也

放到這兒來了。連吃奶的嬰兒也放在所有的孩子旁邊，木盆塞到吊床下面。

「記住，孩子們，」母親警告他們說：「對誰也不要說一句話。要是德國強盜找到這個叔叔，他們就要把他殺死。聽見嗎，米高爾卡？」她單對一個小孩說。

「青見（註）了，」這小孩一本正經地說。

我不知道那張吊床從一旁看起來是個什麼樣子。不過，主人從窗子那邊掉轉頭來時覺得很滿意，他說：

「很好！就是最狡猾的德國鬼子也沒法猜到了。」

現在我祇希望一件事，就是他們快些來。一動不動地躺着非常不舒服。這一關終於到了。同時發出了叩門和敲窗的聲音。吃奶的嬰兒馬上叫了起來。母親把他抱在手裏就坐在我的頭旁邊。大概她開始給他喂奶了。

門砰然一響，可以聽見靴子頓在地上的聲音。

「你們這裏有什麼人嗎？」一個刺耳的聲音問。

「快說實話！不久以前有人到這裏來過嗎？」這是另一個尖嗓子的聲音。

「沒有，這裏誰也沒來過，」主人夫婦一起說。

（註）這孩子年紀還小，說話不清楚，把「聽」說成了「青」。

「瞧着吧！要是找到了，把你們統統槍斃！」第一個聲音咆哮着說。

他們開始在吊床下、屋角的板凳下亂搜。他們爬上爐灶的時候，差一點碰到了我的脚，連爐子裏也看了，因為我聽見爐門拍地關上了。

最大的一個孩子坐起了一點，手肘撐在我身上。這一個自然的動作使我很高興。可是當五歲的米高爾卡開始翻來覆去的時候，我就擔憂起來了。

「米高爾卡，你起來幹嗎？躺下去睡！」母親對他叫。

她想把他放回原處，可是那個小孩很倔強，就在我背上動起來（後來我們才知道，米高爾卡想坐在我身上要把我「藏得更好」）。

忽然我聽到了幾句使我非常擔心的話。一個德國鬼子努力在使他的聲音具有一種溫和的口氣，就像童話小紅帽裏的狼一樣，對那個小孩說：

「米高爾卡，你不是沒睡着嗎？你今天看見一個叔叔到你們家裏來過沒有？」

「沒有，」米高爾卡急着回答。

「快說實話，小乖乖！那個叔叔很想見我們。他老是在等我們。要是你說了，我就給你糖吃。」

這次米高爾卡可沒有急急回答。他母親沒有教過他怎樣回答這樣的話。他